

慘霧

許傑著

慘
霧

許
傑 著

* 文學研究會叢書 *

1933

目次

悽霧·····	一
醉人的湖風·····	七一
菜芽與小牛·····	一一三
小草·····	一四三
台下的喜劇·····	一八九
隱匿·····	二一五
賭徒吉順·····	二五九

霧 慘

原

书

空

白

慘霧

上

自從新嫁的香桂姊從她的夫家環溪村回門的那天以後，我們的村裏就接連的和環溪村聚起兵來。

環溪村和我們的玉湖莊是隔着始豐溪的鄰村。溪水在牠倆中間流過天然的畫了一道界限。我們的村舍的後面，從前都是一片膏沃的土地，正如現在我們從村後望過隔溪的樹林隱藏着的土地那麼豐饒。無情的溪水，因為距離牠的發源地不遠，還帶有奔暴的氣概，在東衝西決的奔騰，差不多每日都要改換牠的故道，踐踏我們的田地。現在流到

我們的屋下了。我們的建築，因為要避免溪水的要挾，在村外築上了堅固的城寨；溪水奔騰的衝來時，破不了那堅固的城寨，就在牠的下面凜洄了一回，轉了幾個漩渦，泛成澄碧的深潭，馴馬一般的向下馳去。

我們到村後的溪濱眺望時，我們可以看着溪流的後面，是一灘黃色的沙石，沙石的後面是一片草地，草地上面生長着叢密的柳樹，和許多蘆葦，柳林長滿了綠葉，直遮蔽了遠山的山嶺，與蒼碧的青天相接；相離不遠的隔岸的環溪村，已埋沒在柳浪之中，找不到一個屋角。

我們的村舍盡處，恰與村後相反；流水湯湯地從西南方衝來，直到了村舍的靠壁；在那邊順勢成一個反動，直成一個射出角，向東南方流去；因此就堆成了一個沙渚。

沙渚漸漸的漲大起來，有幾處已可種作。我們玉湖人希望在那邊有一個最大的開墾；雖然在現在是滿眼的蓬蒿。

這裡靠着我們的溪濱，倘若用始豐溪的界劃作證，環溪人當然管不到這些未來的財富。但是他們說那是他們從前所有的地址，他們有重新開墾的權利。

這是一個權利和財富的衝突；因為他們看重牠，正如一座國際的鑛山。

已是五月的天氣了，小麥早已收穫，大荳和田禾，正待耕耘。村人們雖然不是正忙的時候，卻也不能十分怠惰。

暖風輕拂柳梢，新蟬開始歌唱，善鳴的黃鶯兒飛過時，正直的投下一個黑影。我和我的妹妹雜在村人們的行列中，在祠堂前的樟樹下納涼。

那邊坐在石櫬的盡處的老人，是加裕大伯，他穿着一件青布小衫，豁開了胸口，很安閒的吸着旱煙；他說話的時候，額紋一定摺成三疊，短短的鬍子，一根根的矗了出來，正似一個脫了毛的舊刷子。他最愛說話，大家都喜歡聽他。靠着加裕大伯右面蹲着的是多理哥；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後生，頭上還有一條辮子，終日盤着；他手裏拿着一大碗的粥，和

一塊麥粉的餅乾，蹲在石櫓上吃。再順數算過來：第三個是做鞋子的老六，他比較上懦弱一點，不大說話。第四個是麻皮加來，他是一個最戀的人，而且是最黏滯的人，大家都叫他麻皮加來，就是我們下輩，也沒有一個叫他加來叔的。第五個——這邊的盡處，是金櫻妹，扶着她的剛纔週歲的弟弟站着。這邊呢？那個坐着的獨眼，是獨眼三，因為他不是我們同姓，所以大大小小都叫他三哥，他側着頭，坐在門檻上。同樣的坐在門檻上面的是江林公，他抱着他的小孫女兒拍着，儼然似一個白髮的保姆。此外還有許多小孩子，都隨意的立着跳着；而最使注意的，是穿着全身白衣服的香桂姊的弟弟多能，我叫他能弟，他也在那邊。

加裕大伯俯下頭去，要找尋一塊大些的石頭，敲他的旱煙灰；一面在講笑話。一陣涼風在柳梢上發笑，拖亂了柳條，卻不能移動了蔭在樹幹下面的樹影；但同時加裕大伯新落地的旱煙灰卻被牠吹散了。

癩頭金氣喘喘的從村舍的盡處跑來，驚破他們的沉靜；他帶來一個可怖的消息，說環溪人已有四五個帶着鋤頭短棒，在下溪渚的蘆葦叢裏，兇狠狠的墾地。這是一個很可驚人的消息，對於玉湖莊的村人們，因為這是一樁偉大的財富。癩頭金還接着說，他已和環溪人爭辯起來，相互的罵了一回；但是環溪人欺他只有一個人，惡狠狠的想來打他。幸虧他手脚快，在蘆葦叢裏一隱，就一溜煙的跑來了。

癩頭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多理和麻皮加來，已經跳了起來。

「去！去！那還了得！」

「金！你再去喊一聲加啓和保東，他們都在大屋廳的中堂裏——你說我們已在祠堂前等他們了；——帶短棒來！」

癩頭金已經走了；多理立刻拿出了一束短棒和棒頭裝有尖刀的豬刀鎗；這些都是藏在祠堂裏的。

祠堂前的空氣，頓時各樣；那些跳着玩着的小孩，立刻套上一副駭異的鬼臉，直瞪着兩眼呆呆的站着。

多理把那束短棒和豬刀鎗丟在地下時，鏗然的聲音，與灰塵同時飛起，震得金櫻妹的小弟直哭了起來。

多理解開那束着的繩，自己揀起了一枝豬刀鎗，用手掌去揩那柄上的灰塵。麻皮加來揀起這根，又揀起那根。老六也揀了一根短棒，獨眼三還沒有起來，多理就拿了一根短棒給他，催他起來。

接着，癩頭金跑了回來，後面跟着加啓、保東、多智、來富等一批人。他們都倉忙的走到祠堂前，只有加啓帶來一根鐵尺，保東和多智等便順手拾起一根短棒。

他們一羣人，都拿着武器，凶糾糾往前走；癩頭金過先，後面就是多理和加啓，以後就是保東和多智等了。

加裕大伯好久沒有說話，最後也拿着旱煙管，慢慢的跟了上去。不知受了什麼暗示似的，能弟和一批玩着小孩，也隨着加裕大伯前進。

江林公發出他破鑼一般的沙音，說：

「不要老老實實的打他！把他們嚇一下子，趕走了就算……」

但是大家走得遠了，沒有聽清楚他說的什麼說話。

在半路上，他們已走入楊柳樹的叢裏，一個個散了開去。多智回頭看見能弟也跟在一羣小孩中間，就吩咐他回去。

在柳林中，樹影在沙上搖動，恰如活動影片；日光隨處的透下幾絲光線在他們頭上，幾疑出沒在雲彩間的明月，人聲隨處的驚動了樹上的鳴蟬，翼聲沙沙然的從這樹飛到那樹，和人們一步一步的踏着細沙的響聲相和。

癩頭金開始在柳蔭中出現，走近那些凶狠的環溪人的前面，他開口就罵：

「你這批牛生的兒子！快把你的爺爺滾開！誰要你在此地開墾？」

環溪人還沒有看見他召來的一班人馬，厲聲的回答：

「賤賊！不要在你祖宗的坟上爬癢！」

「你快些跟我滾開！不要來送死！」

環溪人自恃人多，如虎一般的追了過來。

「你打嗎來？」

柳蔭裏面喊出了一班人馬，環溪人嚇得一跳，就退縮了。加啓裝着沒事似的，把鐵尺藏在袖口裏，走上前來，好像代他們講和，要訊問他的原委。他走到環溪人的面前，獺頭金也追了上來，重新壯起他的膽量，打那個環溪人一個耳光。同時加啓也抽出鐵尺，只是對腦門的敲。多理、麻皮加來、保金等都趕上了；加裕大伯和幾個頑皮的小孩也出現了。環溪人見來勢不好，忙抽身往水裏逃，多理恐怕豬刀鎗傷得太利害了，就把牠丟在地上，順手

把多智手裏的短棒接過來，追到水岸，向那環溪人的背後一擊，那人就往前衝，跌在水裏。加裕大伯連忙止住他們，都沒有下水。那五個環溪人當中，有一個走得太忙亂了，在急流裏滑了一腳，一個水渦兒，滾到深潭裏，流水平他的頭上；他因為加啓的向着腦門敲來的鐵尺太厲害了，所以提不起精神，纔溜下去。這邊的一批人都走出來，立在岸上，看那跌在水裏的人發笑。

那先渡過去的三個人，就在對岸等着了，還眼睜睜的看着我們這邊。及到那兩人也到岸時，他們又開始大罵。

多能在那沙堤上，經他的哥哥多智喝回後，就呆呆的彳亍着，走回他自己家裏。

他母親還在竈下洗碗，香桂姊因為是新回門的客人，穿着新衣，在那邊和他母親談天，一面無意的搖着手中的麥桿扇子。他的爸爸加庭，沒有在家。她們還不知道剛纔所發生的事情。

能弟報告她們，說剛纔玉湖人已和環溪人打仗，并且告訴她們關於打仗的見聞。最後，他很鄭重的說出，多智也是同他們一塊兒拿着短棒去的。

香桂姊聽說和環溪人打仗，就吃了一驚。因為一面是她的夫家，一面又是她的母家，無論如何，這是使她爲難的。

他母親很埋怨多智不知理路，說他還沒有成年，就要被自眩的本能所驅使，很緊的要做後生。況且環溪村又是我們的新親，雖然姊丈是不一定在那里，但也難以爲情。

能弟見着他的姊姊發呆，就跑了出來。他想他的母親和姊姊們都不喜歡他報告的消息，對於他自己的自信，似乎有些陰晦。

祠堂前的人又站滿了。各人的心中，都有一個張皇的情緒；此種情景，平時在那里是很不容易有的，因為平時在那里都是沒事的閒談和嬉笑；今天却如觸了電一般的，大家的臉上，都如嚴峻而削壁的山石，被一層迷蒙的煙霧遮蓋着。能弟知道是爲了剛纔的那

件事，就一聲不響的走入人叢中，仰着頭聽他們說話。

因為我家的小門，就靠近那株大樟樹；所以祠堂前的空地，簡直是我和妹妹的遊戲場。

春舟大伯，穿着一件白夏布的大衫，在人叢中說話，大家一點都沒有聲音。他是加裕大伯的弟弟，前清進過一個秀才，現在可以同縣城裏的知事和警察官直接見面。因為他是一個文人，兄弟又多，家裏又在年年的釀酒，年年的買田，所以沒有一個不聽他的吩咐的。他說：

「糟了！這一件事，我們不應該如此做……現在那邊上風了……我們應該叫警察，……叫警察，說他私自開墾，強佔土地！糟了！現在是他上風了！」

他的語音有許多牽制，正好像什麼人把他的舌根拖住；他想使他自己的語言，普遍的及到全體的聽衆，所以喉嚨特別的提高。他說到後面簡直是不成聲了。他那語言飛散的

的效力，還不及他口邊的泡沫的爆發；而他聲音的拖搭和凝滯，卻正似嘴角上的白沫一體的漸漸凝結着。

能弟擠在他面前，仰着頭，不住的看着他。我從他的泡沫的飛散上，發現了能弟的沉默的頭顱，在那邊仰乘甘露。我不喜歡能弟吃那些泡沫，正在我自己不喜歡別人用唾沫唾在我的頭上一樣。我擠了過去，牽着能弟的手，要他走到我的後門的門檻上坐；他就隨我走來。

在那里，春舟大伯又說話了：

「現在，他一定去報警察了！……但是，不要緊；你們快把那些短棒和豬刀鎗束好，藏到祠堂裏轉去。警察如果當真來的時候，由我去說話！」

這「由我去說話」幾個字，春舟大伯特別的說得重；好像要無論什麼人都聽見。同時，立着聽他說話的人們，心中如放了一塊石塊，面上都微微地現出一種歡喜和尊敬的顏